



源于本位主义

梁祝之戏剧观

观众期待的视野有多高？

无论是排戏还是聊天，林奕华用得最多的，是比喻，“这是我的一个坏习惯”，他笑说。具体到《梁祝》里，最重要的比喻也许就是“十八相送”。“十八相送是一种告别。送的过程中最重要的，不是依依不舍，而是你只有这么多时间，去让他知道一个他其实不知道的事情，但你又不能明说。这个跟做一出戏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太相似了。所以比喻一直是我创作里最有启发性的部分。”

这部戏写于2014年，林奕华回忆，那段时间经历了一些事情，让他觉得人生无常，写《十八相送》时，他在每一句歌词里都放了两个同音字，以此去塑造那种无奈、惆怅的感觉，“我其实用那首歌来谈人生是充满无常，充满吊诡，充满悖论的，很多东西是你不能控制的。现在大家都相信事情是可以控制的，本位与控制是非常有关的，本位服务的是我们的自我中心。我们连接世界和连接自己，都是通过别人的目光，都还在觉得别人应该对我怎么样。《十八相送》就是讲，不要以为什么都是可以控制的，生命是活好它，不是控制它。”

林奕华恶补了很多音乐剧后发现，“西方音乐剧很多时候都是在庆祝个人主义，它是个celebration(庆祝)，如果要做到我们的音乐剧像他们这样，我们要庆祝的是什么呢？我想在欧美很受欢迎的音乐剧里，有几样东西是我们没有的：一是少儿文化，讲这些小孩怎么突破父母的防线跟大人对抗，他们的勇气和自信；第二就是人类的善意，但我们其实是官斗才最受欢迎，刻

薄、吝啬、恐惧，这是我们的强项。但如果这样的话，其实就是个会唱歌的电视剧嘛。所以我觉得，到底能不能脱离这种(思路)往前走。”

林奕华把做戏比作“盖房子”。“有些戏就是三楼的风景，有些戏可能是100楼，就看导演自己愿意看多高，还有他想把观众带到多高，因为有些观众是不想跟你爬楼梯的。而且如果你爬到很高，看得越远，知道了这个世界是多么大，你要改变自己，这个改变会导致很多人的恐惧。与其把自己陷入那样一种状况，倒不如我不知道好了。但对我来讲，当然是把房子盖得越高，让观众看得越远，他才会去想。”

“我们现代人最惨的是，全部的注意力都在一个手机上面，所以你的视野其实被框得非常小。所以这个世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本位主义，大部分人都觉得，我要抓住现在，实现现在，当每个人都在想自己时，当然会有很多冲突，会有很多不可预知的战争。因为它播下了一个种子，你是为我而存在的，而不是‘我们是共同存在的’。所以在资源的争夺、位置的定义上，都会带来很多一触即发的危机。”

看戏也是如此，不可能只有一个符合你自己的答案，“可能我们现在都觉得看戏是娱乐，给了钱，就想买到你想要的效果。可是你到美术馆看一张画，它的答案在哪里呢？你必须要通过自己的认知来告诉自己看了什么。其实这个局面对我们创作者来说，也是一个矛盾。观众比较想拿到一个他有把握的东西。但我们恰恰想告诉他，相反的，是人生无常，哪有那么容易有了钱就可以控制一切？这就是艺术作品跟普罗大众之间一直有的一种拉扯。”



林奕华喜欢在戏里用很多比喻，《梁祝的继承者们》也不例外。

刘昊然“重返18岁”？

因为4年前的《双生》要上映了



刘昊然主演的青春悬疑电影《双生》定档4月19日

信息时报讯(记者 马泽望)由金振成执导的青春悬疑电影《双生》，定档4月19日。

《双生》讲述艺术学校学生李品(刘昊然饰)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下，获得了一份为期一个月的兼职，工作内容是为女孩涛(陈都灵饰)画肖像画。为此他来到了一处偏僻的豪宅。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，李品逐渐发现这栋房子里似乎还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而他与涛之间的关系，也逐渐变得微妙起来。

刘昊然这次的角色形象与他以往的角色不太一样，《双生》中，他不再是那个站在哥哥姐姐的身后，一心想着侦破案件的天才少年，而是要独自去面对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。这对拍摄当时只有18岁的刘昊然来说，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刘昊然透露，他在影片拍摄完后，仍然沉浸在角色中久久不能抽离出来。为此在电影杀青后，他特地选择去度假来释放自己。这不禁让人更加好奇刘昊然将会呈现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角色。

《我们的师父》曝光嘉宾阵容

原在于晓光 是这样的“于可爱”

信息时报讯(记者 蔡嘉嘉)湖南卫视纪实性文化品格传承节目《我们的师父》，即将于3月30日起每周六晚10点播出。近日，节目组官宣了嘉宾阵容，“大哥”于晓光(图)携大张伟、刘宇宁首发亮相。这位被粉丝昵称为“于可爱”的男人，在节目官微曝光的手写简历中，自认为长处是“战无不胜”。节目中在与师父同吃同住三天两晚的过程中，于晓光也变身“暖男大哥”，从照顾师父起居到关心三位师弟生活，费心又费力。

从运动员跨界到音乐、表演等领域，几乎在每一个行业都取得出色的成绩，于晓光可谓全能型人才。但被大家称道的，还有他的孝心。据悉，2008年，于晓光的妈妈因为病毒性脑炎后遗症失去了“短期记忆”的功能，同时还患上抑郁症。于晓光竭尽全力带着母亲走出阴霾。在有136万的巨额医疗费不能报销、家里存款不到10万的困难情况下，于晓光举债付清医疗费。考虑到要让生病的妈妈走动方便，他又举债100多万买电梯房，并把妈妈接到北京一起居住。

工作期间，他不放心妈妈一个人在家，于是带着妈妈前往《毛岸英》剧组参加试镜。导演不仅被于晓光的气质感染，还被他的孝心深深感动，于晓光因此得以出演《毛岸英》。在拍戏的时候，他也背着妈妈来到剧组，休息之余全心全力照顾母亲，曾在剧组被同事称赞为“于大夫”。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于晓光，最后也因毛岸英一角，开始了正剧男一号的生涯。而在录制《我们的师父》过程中，于晓光对师父体贴照顾，同样也博得师父的满心喜爱。

